

旧书

新技术革命参考资料之二

《第三次浪潮》作者新著

托夫勒未来对话录

(节 录)

编 者 的 话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于1983年出版了新著《预测和前提》，这是他继《未来的冲击》（或译《未来的振荡》，1970年）、《关于经济痉挛症的报告书》（1975年）、《第三次浪潮》（1980年）之后写的第四本书。前三书纵论60—70年代的汹涌世势，这本新著显然企图小结前20年，接着展望后20年，即至本世纪的终局，尤其瞩目于关键的80年代。

此书篇幅不大，仅200页，分上下两编。内容，除卷首出版前言《缘起和内容》外，上编谈“预测”，亦即展望今后，计分七章（《经济大动荡》、《将来的工作》、《日本等等的神话》、《资本主义乎？社会主义乎？》、《信息政治》、《男女之间》、《种族、权力、文化》）；下编论“前提”，论述作者思想形成的根据以及研究方法等，计分四章（《述余漫笔》、《未来学种种》、《研究之道》、《变革的风源》）。

本书采用问答方式，托夫勒着重回答西方的进步人士和马克思主义者对其理论观点的批评。批评者指责他抹煞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阶级对抗等，认为他是“技术决定论者”。

托夫勒的基本观点可能有许多谬误，但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研究。他认为，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

家为推进现代化不必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要尽可能及早发展先进技术工业，否则将始终落在西方国家的后面。他还指出，在新技术基础上的工业正朝着中小型方向发展。

原书散见于几种刊物之中，我们将其中一些章节集中编排，以飨读者。

缘起和 内 容

1970年7月，一本叫《未来的冲击》的书问世了，自那时起，在全球卖了700万册以上。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须知此书既不谈好莱坞，又与性事无缘；既非万宝全书，又不教人以致富捷径，而是一部对各界人士都有深刻影响、涉及社会分析和社会批判的严肃著作。现在，“未来冲击”这句话已经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了，出现在许多词典里。

《未来的冲击》的作者阿尔温·托夫勒在1980年又出了一部《第三次浪潮》，比前书更富学术味，更重分析，更有社会意义，也列为国际畅销书，在日本破了纪录。此书已译成丹麦文、希伯来文、土耳其文，至于法文、德文和西班牙文更不在话下了。书在北京也出版了，不过沙特阿拉伯是禁止的。华沙军事戒严令颁布之前，也曾准备出波兰文版。当这本《预测与前提》里的长篇对话进行之日，托夫勒正忙于同日本、加拿大、美国的电视人员张罗着要以《第三次浪潮》为蓝本，摄制一套大型节目。果然如此，托夫勒的言论今后在世界上还大有发展的余地。

上述《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两书，加上作者一些早期著作，合成了托夫勒观点的完整体系，无论你赞成不赞成，都不得不承认它立论新奇，极富挑战性。托氏的著作集中写变革，纵论其速度与去向，将心理、经济、技术、历史等领域千头万绪的信息汇于一炉，从而推出关于今日天下的惊世骇俗的言论。

要掌握《预测与前提》的主要论点，并不需尽读托氏的

旧作，因为本书的形式内容都自成一格，自为一体，其中充满崭新的材料和引人入胜乃至令人咋舌的见识。

由于托氏各书是声息互通的，因此这里有时也免不了提到《未来的冲击》和《第三次浪潮》。我们在本书，尤其是其中开头两章，扼要介绍了托氏上述两书的一些概念，以方便初涉托氏著作的人。

而在许多问题，如女性地位、“脑力工人”、政治和工业政策、历史哲学等方面，则本书内容所及都超越旧著，对旧著涉论未深的部分，也有所增补。

“未来的冲击”（书名，也是新观念）的主要意思是：社会变革和技术革新的加速发展，使社会上所有的个人和组织都越来越窘于应付了。我们不得不想法子适应的不仅是变化本身，还有那瞬息万变的速度。托夫勒指出：变化的方向和内容姑且不论，变化速度的本身也有其种种后果。他在论及“不期而至的未来”时，以新奇精辟之词剖析了变革的过程，从而得出结论说，民主政治若要存在下去，就得更充分，更开放，还要更兑现才行。

《第三次浪潮》与《未来的冲击》相辅相成而着力于探讨变革的方向，它开拓了托氏的思想体系，深化了他的理论基础。

《第三次浪潮》的主要内容可以概述如下：世界上的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都一样）正处在“总危机”之中。托夫勒认为，10,000年前的农业革命为人类社会掀起了第一次的变革洪波，开始于距今大约300年前的工业革命则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斗争，使世界经历了第二次的变革浪潮。而时至今日，我们又面临一个了不得的转变关头了。当代技术、经济、政治、家庭生活、能源消费以及

生活的其他方面的新趋势，招来了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三次大转折，即过渡到第三次浪潮的社会形态。

托氏此说一出，反对者有之，赞同者有之。《未来的冲击》曾获法国的最佳外国书籍奖。（以前给过索尔仁尼琴、W·H·奥登、劳伦斯·杜雷尔。）

托夫勒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新社会学研究院执教，并任罗素·赛基基金会研究员。他曾在美国国会、白宫、日本议会、英国国会的小会上讲过话。他还曾在一天之内分别向美国共和党的州长会议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做大报告，这样的事是仅见的。此外，他还到下列各处讲过话：莫斯科的美国研究所，东京的日本生产率研究中心，新德里的国立物理实验所，哈佛的政治学院，以及许多大学、大公司。

托夫勒每会必谈的是：当前社会之如何不合时宜，我们为何需要在思想、政治、经济、家庭领域里来一场革命，以及社会发展趋势如何说明了这场革命已是在所必行。托氏的见解颇富政治意味，但他自称在当今的政治行列中既不属左，也不属右。

他大声疾呼说，我们的政府制度陈旧过时了；他竭力主张大兴经济改革；他支持妇女权利和一切社会少数集团争取平等、认同和使命感的权利。尽管如此，托夫勒却同眼下的任何政党或运动都无干系。他深以为，政治上以左右分野的想法，在高度技术发达的国家是日见其不中用了，今天社会上的重大矛盾，都是因为别的一些方面出了毛病之故。

他的话对吗？今天的政治运动都不合时宜了吗？我们社会的种种传统矛盾（种族、阶级、性别、年龄、家族）都不如另外一些矛盾（据说根子更深，冲击力更大）那么重要了吗？反之，是否托夫勒笔下的变革浪潮倒是次要的东西，一

遇到重重的传统政治关系和矛盾，就会败下降来呢？左翼和右翼的政治难道（如他所说）都不中用了？还是对我们时代的事业仍然不无意义呢？他着重谈所谓“浪潮的互击”，是否就是要我们看到我们社会的主要断裂层所在，了解今天社会和政治变化之快，从而加以引导？他的这一套，对我们控制变化有什么新的价值呢？托夫勒使我们注意到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趋势，但是与此同时，他是否忽略了另一些社会关系和社会冲突呢？这些因素对于社会趋势什么时候发展到顶点，是有决定作用的，而如果我们不兢兢业业对付它们，我们的前程就决不会像托氏想象中的“第三次浪潮”式那么美妙。托夫勒的精言诡论，其有益于我辈之跻于大同世界者，能有几何？

本书的基本内容，是南城出版社人员走访托夫勒，多次长时间对话的结果。对话的思路是假设我们的现存社会体制摇摇欲坠，颇不适应我们的时代及其人民，如果不想在茫茫来日惨遭灭顶，唯有求变，快变。但是，什么样的变才是必要的，可能的呢？我们的社会能否在不平等、有剥削的条件下继续存在下去呢？是否需要某种新高度的是非观、民主制和社会多元化以丰富人人的生活呢？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取决于：（一）当前的变革的基本因素是什么，最终的目标何在？（二）我们公民在这种社会发展进程中如何跟上形势，并有所作为？

托夫勒同意我们合作写书的建议后，我们就派了一位编辑去访问他，进行了一系列内容广泛的谈话。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双方一定有许多不同见解。托氏认为，眼下许多所谓左翼人士的观点是绝对地过时了，而访者却不以为然，对左翼政治和斗争的重要性仍然深信不移。但是，本书不能搞成

一本双方对吵书，因为几次交谈，之不能解决全部歧见，其理至明。我们只想创造一种争鸣气氛，使托氏得以增益其已有的论点，扩延之于新的领域，而在缘到兴来之际，回答若干来自左翼论客提出的批评性意见。

说到这里，读托氏书者不免要问：为什么作者以其对世界影响之大，见知于商界之深，又颇出入于大书贾之门，却偏爱同一个政见多异的访者作抵掌长谈呢？

托夫勒的回答是：这个办法可以给他一个面对左翼提出西方主流报刊极少涉及的问题的机会。他是乐意考虑和答复那些有关所有制、阶级、政治权威、种族矛盾、性别歧视，以及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弱点的。

上述问题，对于关心我们社会前途的读者，当然是极端重要的，因为不消多久，我们人人都得面临这些问题。

本出版社对这项工作也挺感兴趣，因为我们觉得，这些问题在主流新闻媒介是极少涉及的，有之，往往也流于肤浅。本书尽管在体例上不采正面交锋的形式，问答之间的争议大多也避免弄到不可开交的地步，但我们认为，这种互相切磋的方法还是有好处的，我们这样做法未始不是开了风气之先呢。

上编《预测》，谈的是托夫勒对一些当前问题的最新见解，如：经济危机，工作和失业问题的前景，关于日本的神话，各国应付工业社会崩溃的战略考虑。他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的前景，他纵论迫在眉睫的未来社会中妇女和其他少数集团的地位。

下编叫《前提》，同上编很不一样，也更富于个性。为了使读者对形成托氏的世界观的内在因素有所了解，我们在下编之始加入一章传记文字，用以说明他个人历史背景中有些

什么经验使他形成了现在的种种非正统观念？接着是一章有关未来学派的历史，最后是深入探讨托夫勒的工作方法：他怎样进行研究工作？他是怎样把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信息融合到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里的？他是怎样为变革塑造模式的？

却说当日我们长时间对谈完毕，便着手整理盈尺的纪录稿。这可不单是剪剪贴贴，加加标题就能了事的，因为不久之后，托氏在删裁润饰之余，又补写了不少新思想（加上不少新段落、新问题、新答话），因此，我们虽则仍然大致保持了采访对谈实况的结构，但编成的稿子却较之原来的大大扩充，大大提高了，读来绝不逊于任何一部原著文章。对话原稿只是作为谈锋的轮廓和走向，未作寻章摘句的信本看。我们相信，《预测与前提》这本书将怂恿读者（不管是否赞成书中的具体论点）去重新审视他们心目中对未来的展望，以及他们倚为根据的种种假设。

上编：预 测

1. 经济大动荡

我们正感到一场经济地震的最初颤动，我们要好生准备起来才是。

说话之际，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人数已经高过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任何时期，共产主义国家如波兰、罗马尼亚则形同破产，苏联的经济也是一团糟。全球金融体制摇摇欲坠，性命危浅。奈何我们的经济学家思想之脱离现实，却是与时俱增！

不过，这场危机的性质，却大大被误解了。我们许多最基本的经济概念已经过时了，保守派也好，自由派也好，“右”派也好，“左”派也好，都拿不出答案来，因为他们一概把自己反锁在过时的意识形态的清规戒律之中了。

眼前的事，并不像刮飓风那样不伤地面，倒像是地震开始时的情况。因为我们整个经济学的地下基础在移动，在断裂。我们说要努力防止重大的经济崩溃，但是我们只注意地表现象，不顾深层结构，而真正的大变动正是在那里发生的。

南城社编辑问（下简称问）：你用“地震”这个吓人的字眼来形容今天我们经济领域里发生的事，或者开始发生的事。你警告大家经济快要发生大变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你在1975年出版的《关于经济痉挛症的报告书》里已经预言了眼下的许多经济情况，但是，无论在那本书 或是在《第三次浪潮》里，你都没有提到过现在的这场危机对某些

人也许有好处，但是另外许多人就要失业，就要去当妓女，福利事业也得削减。

有人甚至说，美国目前的经济危机是故意制造出来的，搞一点失业，好让工人听话些，工会没法子，只有接受减工资。妇女和少数集团也被迫放弃了他们多年为之奋斗的目标。由于社会成员的收入差别扩大，而经济危机的负担又转嫁得不平等，所以我们这个社会是越来越不公道的。加之，削减福利事业费用又迫使工人不顾一切找工作，降低工资要求，即使劳动条件很糟，也干。总之，失业队伍扩大了，大公司就可以压低工资，增加生产，提高利润，真是一举数得！

托夫勒答（下简称答）：这是一种看法。但是，这场危机是同时席卷几个国家的。要说这是故意制造出来的，那就说过头了，我们社会里没有这种能人可以控制得这样厉害。再说，这种说法，也未免忽略了许多根本性问题。

报纸上把目前的现象叫做衰退。不过，衰退一波及你本人，就不止是“衰退”了，就成了“萧条”了。我充分理解这个。我知道人们在吃苦头，人物越是小，苦头越大。

不过，别再去研究叫它“衰退”还是“萧条”了，这样反而掩盖了事实真相，一个劲儿谈论病状，却丢下了病因不管。

过去遇到经济萧条，总是基础工业先闹恐慌。停工，积压，破产，抵押品吃倒账，大工业纷纷关门。

这时，你根本看不到还有什么新工业起来的事。

今天呢？许多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如汽车、钢铁、橡胶、纺织这些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台柱子都好比强弩之末了。英国的汽车工人，北卡罗莱纳州和日本的纺织工人，都有不少解雇的。这是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电子工业、电脑工业、

信息工业、生物学工业、航天工业、环境再循环工业、代用能源工业以及某些服务业却正拔地而起，一天比一天发达，当然其中也不免有起有伏。

所以，眼前的现象不是什么所谓衰退，而是社会的整个技术经济基础在经历一次体制改革。这好比地震，地面都要变样子的。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否则，单靠一些小修小补，在银行利率、税收、工资、物价政策或是贸易关系上打点主意，是救不了我们的。罢工、游行、示威也没有用。

简而言之，我们是正在从第二次浪潮经济转移到第三次浪潮经济。这我还想进一步说明……

问：先不忙往下说。有些读者没有看过《第三次浪潮》，所以有些名词术语，你得下一个定义。

答：名词术语总难免有简单化的倾向，但也有好处，可以把今天的变革纳入历史的境界来看。

粗略地说，几千年以前，发生了一场农业革命。游牧的，打猎的，打鱼的，采果子的，都成了农民，于是有了农村，我们所谓的“文明”也就诞生了。为了简单明了，我叫它第一次变革浪潮。

然后，大约在离今天300年左右，开始了第二次变革浪潮。一整套以工厂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机器，大规模生产和大众消费方式，大众传播媒介，全民教育）在大约地球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取代了老的农业文明。我把这次普及工业化叫做第二次浪潮。

问：如你所说，第一次浪潮带来了农业，第二次浪潮带来了工业化的群体社会，那么，第三次浪潮带来的会是什么呢？

答：因为我们正处在新的革命过程当中，所以还难于为它下定义。好比有人生在工业革命的时候，虽然意识到正在

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总觉得很复杂，看不清，我们现在也是这种处境。猛一看，变化多极了，好像一群杂乱无章的东西，一齐朝我们压过来。

是电脑，但不止是电脑。是生物学革命，但不止是生物学革命。是能源形式变了。是世界上地缘政治形成了新的平衡。是有人要造男性中心社会的反。是信用卡+录相游戏+立体声+步话机的生活方式。是地方主义+世界主义。是打字员、信息工人、电脑理财的办公室工作。是要反集中，要搞分散。是一边遨游太空，一边自我探索。是一边推行浮动工时制利用机器人，一边眼见世界上的黑色人种、棕色人种、黄色人种的斗争气焰还在上升。这一切的冲击力量，排山倒海，一股脑儿压过来，把我们传统的工业社会生活方式砸了个粉碎。这里，最重要的是变革的加速度，它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

要使似乎出自偶然又互不相干的种种变革产生效果，我们需要一些强有力的新模式，这正是我在《第三次浪潮》里提出来的一种，以使我从无数变革中找出它们的相互联系的模式。我们也需要一些新的经济模式。

因为你如果不把经济同上边说的那些新的因素结合起来考虑，是不可能了解它的。我们正在改革经济体制，因为我们正在改革整个文明体制，而经济只是它的一部分。

问：照你看，是什么弄得现在的经济走下坡路？

答：对于当前的经济危机，有人归罪于生产率低，有人归罪于工人懒，有人归罪于管理不力。有怪福利太多的，有怪投资太少的，有怪劳动道德太差的。也有怪日本进口货的，怪美国利率的，怪阿拉伯人、黑人、犹太人的。还有怪外国来的工人，得意忘形的资本家等等。马克思主义者呢，

他们一口咬定这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好像马克思主义者自己那里的经济没有危机似的。

上面这些诊断都不符合事实。

我的主张，就其涉及经济的那一部分而言，有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当前的危机不是重新分配的危机，不是生产过多或者不足的危机，或者生产率低（无论作什么解释）的危机，而是**改革体制**的危机。原因是：老的第二次浪潮，也就是工业时代的经济垮下来了，第三次浪潮的新经济出现了，它运行的原则是不同的。

而第二次浪潮当中常用的药方（不论来自右翼或所谓左翼）现在都不管用了，只能加深危机。

问：很少人会否认，形势确实是在变。正如你说的，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一场老式的资本主义危机，而我们的很多经济理论已经过时了。但是，要读者深入了解你的观点，你还得说得具体一点。譬如，你所谓第三次浪潮的经济，跟第二次浪潮经济究竟有什么不同？

答：我可以粗线条地说一说。但是先要划定一个范围。

我谈的变革是全球性的，波及到许多国家。这种变革是革命性的，不是狭义的，只限于政治性；它带有足以引起一场全面社会改造的意义。

这个危机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它是**工业社会**的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都波及到。从历史角度看，第二次浪潮文明创造的经济现在是危机日迫，接近生命的尾声了。尽管我们看到这种经济在许多地方如南朝鲜、巴西、墨西哥仍然发挥作用，但是，开创和传播工业时代的那种文化、技术力量，现在已经筋疲力竭了。

新的力量不断在世界上涌现，推出一次崭新的第三次变

革浪潮。

大烟囱快成古董了

问：我们要具体例子。

答：拿大规模生产来说，工业时代最典型的东西莫过于这个了。但是，我们岂不是在日渐离开大规模生产、大众消费的经济，而走向我们所说的“非群体化”的经济吗？

在传统的大规模生产制度下，工厂成批制造几千万、几万万一模一样的东西。第三次浪潮呢？大规模生产被它的对立面——非群体生产代替了：短线生产，由买主定规格，逐渐制作，立足于电脑和数控设备。有时我们也大量制造同一种部件，但是最后配成的产品大多也是个别订制的。

这个情况可是非同小可啊。这样，不但产品多样化了，而且生产程序本身也变了。大烟囱，这个工业生产线社会的标志，快要成为古董了。

我们以为我们还处在大规模生产的社会里，其实在我们经济当中的先进部分，这种生产方式也已经过时了。有一种想法，以为我们大规模生产的这一套老办法可以无限地用下去，这是没有看到工厂里实际情况的缘故。

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生产多样化和生产规格化之间并没有成本上的差别。实际上，很多工业的问题是，一定得搞个别订制的办法，否则没有出路。这同第二次浪潮时候要求划一正好相反。

可以说，这简直是辩证地回到了工业社会以前的“一件一个样”的生产，不过，现在是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之上就是了。

在分配制度方面，也看到完全一样的趋势：市场越来越

分化，开办了直接邮购、专用品商店，甚至实行了以家用电脑和电信购物机为基础的各种送货上门的办法。现在的人一天天各不相同了，其结果是，原来划一不变的市场，现在逐渐分裂为小型，而且在不断变化。

大规模生产和大众分配再也不是“先进方法”，而是落后的方法了，这真是一件革命化的大事。整个经济正在“非群体化”。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历史性的变革。这是超越大众社会以外的新天地，可怜我们一些因循守旧的经济学家还没有注意到它呢！

如果你不把这个非群体化的根本因素考虑进去，你就没法好好处理失业问题、总需求问题，乃至政府工作问题的。它是继工业革命之后，市场经济性质上最重要的一次变革。同时，在“非交换”、非市场的经济领域里，也发生了不少重大变化。

我们还看到，自用物品的生产（不进行交换的）也在发展。第三次浪潮的经济不单“非群体化”了，而且还包含一种值得注意的新事物，其基础是我称之为“自产自用”的思想。

生产者在哪儿？

问：那是什么意思？

答：现在，所有的政府都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不爱付税了，他们采取以物易物、以劳务易劳务的办法，或者偷着干不入账本的“月光活”〔兼职工作——译注〕。经济学家十分重视这个发现，因为它很影响税收。这叫做“地下经济”，交换制度里看不见的一本账。

但是，还发生了另一种情况，从传统的眼光来看，更是

重要。

原来，有很多人生产的东西或提供的劳务并不是要卖的，也不在互易，而是归于自用。不是什么“小商品经济”，而是生产者为自己消费而进行生产。我叫它“自产自用”。它改变了消费者同生产过程的关系。它目前是以“自己动手”代替买卖的形态出现的：生产者从市场买进工具、材料，但是在交换市场以外来进行制作。“自产自用”也以各种各样的自助小组的形态出现。

至于服务业部分，那种可以称之为“合作生产”的例子就更多得不可胜数了，这就是说，消费者或者别的第三者也在生产中插一手。

我们最熟悉的“合作生产”的例子是汽车加油站。过去站上工作人员加油，车主坐在车里。现在很多油站是由车主自己下车加油。买主做了一件过去卖主做的工作。结果一样，但是这个结果是由于消费者的合作而得来的。

由于我们逐渐向信息和服务这两个领域靠拢，所以，这里的界限就不大分得清了。譬如说：政府机构宣布一项消灭农业害虫的计划，但能否成功要看农民是否采用一种新的办法。这时，有一家电视台播放了关于新办法如何如何有效的节目（并没有向任何方面收费），因而提供了必要的信息。

（否则，那个政府机构也许得花钱散发传单，或者派人走访农户。）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名副其实地把这个电视节目看作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而这家电视台就成了这茬好收成的一位合作生产者了。

总而言之，消费者和第三方也在做由生产者做的工作，因此过去那种泾渭分明的界线变得模糊了。

由于我们正从工业时代经济转移出来，因此，关于由谁